

十架神学的反思：五个唯独的精神

(张麟至牧师)

经文：诗115.1

诗歌：我神乃是大能堡垒(*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

今年是宗教改革五百周年整。五百年前神兴起波涛壮阔的宗改运动、主要的意义是将神主权恩典恢复在教会中。在过去将神主权恩典首度讲得清楚的人，是五世纪初的圣奥古斯丁。难道宗改是复古吗？不，他们称之为教会改革，目的是要将教会带回到新约的理想。在过去五百年的历史轨迹里，我们看明一件事：

宗改走到那里，那里就有复兴。

那里失去了或偏离了宗改，复兴也从那里消失了。教会是不是很久都不见复兴的影子了？请问教会今日距离宗改精神、距离神主权的恩典有多远了？

今天我们都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好处：科学发展、科技文明、良性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等，这每一样都是宗改带来的成果。但是当教会和社会远离宗改后，这些美果通通都会变味。民主变为民粹，科技变为军火，资本主义造成贫富极其悬殊，科学也将神在造物中的主权架空。全世界的才智人士都在殚精竭智地解决每天发生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我们必须认清一个答案：人类切需的就是神主权的恩典，这是耶稣和使徒们带给人类的答案，是1500年前圣奥古斯丁等古教父肯定的答案，是五百年前改教家们擦亮的神灯，也是今日寻求教会复兴的人所应当追求的目标。一百多年前美国神学家华德飞(B. B. Warfield, 1851~1921)说，宗改是奥古斯丁恩典教义所开的花朵。我们还渴望神的恩典再度开花吗？

我们很快地用宗改的「五个唯独」(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唯独神荣)，来回顾五百年前神在宗改时，所绽放美丽的花朵。

宗教改革的轨迹

I. 唯独恩典：1517/10/31 九十五条

天主教走到路德的时代，已经全面地圣礼化。路德面对这错误的教义所带给神的儿女的痛苦，因缘际会，他首先打击的就是忏悔礼。忏悔礼将「悔改」整个地扭曲了。用金钱买来的赎罪券丝毫不能解决人灵魂里的罪恶与痛苦，它只会误导与恶化。

路德在第37条大胆宣告说，「任何活着或死了的真基督徒，即令没有赎罪券，也都分享基督和教会的一切恩惠，这些恩惠是上帝所赐的。」已经浸淫在奥古斯丁恩典论里的路德，在忏悔礼上看清一件事，它不是一个圣礼，而是神赐给人的一项悔改的恩惠。

当路德肯定真忏悔乃是出于神的恩典时，他等于向当时最流行的神学新潮流(*Via Moderna*)宣战。按照VM的说法，天助自助者：你要摆上你的最好，你要先尽力而为，然后神才会恩待你。神绝不会雪中送炭，祂只会锦上添花。VM也讲神的恩典，不过他们所说的恩典并不是什么圣经上所说白白的恩典，而是「人有了什么，神才加上的」恩典。卖赎罪券其实也是VM思想的意味：你要神恩赐你什么吗？可以，但你要先尽力摆上你所拿得出来的，否则你休想神会为你做什么恩惠的事。恩典在VM的说法：神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

中世纪晚期社会弥漫着一股气氛，就是要追求免除炼狱之痛苦。忏悔礼就成为社会大众获取罪得赦免的管道，而赎罪券这种罪恶的诈骗伎俩，就应运而生。路德的九十五条等于昭告社会大众：真正的罪得赦免，以及救恩的确据，乃是神的恩赐，绝非金钱可以买得，也非苦待自己的忏悔礼所能获得，唯独是神的恩典，是我们因信获致的。当他张贴九十五条时，也同时把「唯独恩典」的、十足奥古斯丁修会的原则，表达出来。

在路德会的传统里，最能发挥唯独恩典道理的人，非

四百年后的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4/9)莫属。我愿把他一些辛辣的话录于后,能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唯独恩典」,这些话都出自作者1937年出版的「追随基督」(*Nachfolge*)里:

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祂呼召他来为祂死。...

廉价的恩典是教会的死敌。今天我们为昂贵的恩典而争战。...

廉价的恩典意味将恩典视为一种教条、一条原则、一个系统。它意味着将罪的赦免宣扬为一般的真理、将神的爱教导为基督徒对神的「观念」。人们以为在智性上同意这个概念,就足以获得罪的赦免。教会以为掌握了正确的恩典的教义,就真的在那恩典上有份了。在这样的教会里,世人为他们的罪找到了廉价的遮盖,不需要忧伤痛悔,更不用说任何真正要从罪中得释放的渴望。所以,廉价的恩典等于否认了神活泼的道,事实上,它也否认了神的道之成为肉身。

廉价的恩典意味着罪的称义、而罪人并未称义。恩典成就了一切,他们说,因此一切可以照旧。...那么就让基督徒像世上其他的人一样地生活,让他们在生活每一样领域上、以世界的标准作模型去活吧,不必疯狂地渴望在恩典下过一种与从前在罪中完全不同的生活。...

廉价的恩典传讲是毋需悔改的赦免,无视教会纪律的洗礼,没有认罪的圣餐,毋需个人忏悔的宽宥。廉价的恩典是不要付上作门徒代价的恩典,是没有十架的恩典,是没有永活又道成肉身之基督耶稣的恩典。昂贵的恩典是那藏在地里的宝藏;为要得着它,人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它是贵重的珍珠,商人愿意变卖他所有的财产以购买它。它是基督王权的治理,为基督的缘故,人愿意挖去叫他跌倒的眼睛。它是基督的呼召,门徒听见了就舍弃他的鱼网而

跟随祂。

...

这样的恩典是昂贵的,因为它呼召我们去跟随;它是恩典因为它呼召我们去跟随耶稣基督。它是昂贵的,因为它值得一个人付出他的生命;而它又是恩典,因为它叫给予人惟一真正的生命。它是昂贵的,因为它定罪了罪;它是恩典,因为它使罪人称义。在这一切之上,它是昂贵的,因为它叫神付出了祂儿子的生命:「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而叫神付出那样重价的,对我们不可能是廉价的。在这一切之上,它是恩典,因为神没有吝惜祂儿子的生命,而是为我们将祂舍了。昂贵的恩典就是神的道成肉身。¹

潘霍华的话回应了路德所说的第三条和第四条:

#3. 这句话不仅仅是指着内心的悔改而言,因为内心的悔改若不产生肉体外表各种的刻苦,便是虚空的。

#4. 所以罪恶的惩罚与自恨同长久,因为这才是真正内心的悔改,而且一直继续到我们进入天国。

这是昂贵的悔改恩典。路德在半年后的海德堡辩论里,也提到类似的话语:

#19. 那些看不见的事物,犹如真实发生过、清楚可见的人,不配称为神学家(罗1.20,参林前1.21-25);

#20. 然而那些透过苦难与十架,而明白属神可见而彰显之事的人,才可称为神学家。

唯独恩典是唯独昂贵的恩典,而非廉价的、假冒的恩典!

II. 唯独基督: 1518/4/26 海德堡辩论

「十架神学」(*theologia crucis*, theology of cross)一语在

¹ Dietrich Bonhoeffer, *Nachfolge*. 1937. 中译: 追随基督。(道声, 1965。) 32-34. (但本处另译。)

海德堡辩论里出现两次(#21, #24), 日后在他的作品里鲜有出现, 可是研究路德的学者以为此语是路德神学十分重要的观点。在1518/4/26的聚会上, 路德写出了28点, 重点在批判当时流行经院哲学里的「夸耀神学」(theology of glory)。他强调我们的意志不是自由的, 而只会加添人在神面前的罪恶, 愈做愈错。

他在第26点里清楚表达了奥古斯丁神学的立场:

律法说「做这事」, 却从未做成; 恩典说「信这事」, 诸事就都成就了。

这场辩论上, 路德把天主教界沉闷的局面打开了。奥古斯丁恩典的教义压抑了千年, 终于在他身上一吐为快。他也为他的神学找到了最佳的说帖(第21点):

夸耀神学称恶为善、称善为恶; 十架神学则按实情辩明一事。

路德本人如何诠释它呢?

不认识基督的人, 也不明白神乃是隐藏在苦难之中, 这点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种人喜好作工过于受苦、喜好荣耀过于十架、喜好能力过于软弱、喜好智慧过于愚昧; 总括来说, 喜好美善过于罪恶。有种人使徒称之为十架的仇敌(腓3.18), 因为他们恨恶十架及苦难, 而喜好工作及其光荣。如此他们就称十架的罪恶为善, 而称良善的举止为恶。神只能在苦难和十架中找到, 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所以跟随十架的朋友们会说, 十架是良善的, 工作是邪恶的, 因为透过十架, 工作失去宝座了, 而尤其被工作建立起来的老亚当, 也被钉死了。一个人不可能不会因他的善工不骄傲的, 除非他先受到苦难和罪恶的摧残、而泄气了。这种光景要持续到他知道他是无用之人, 他所作的工作不是他的、而是神的。

这一段话把经院哲学里的半伯拉纠主义, 一扫而空。十架

神学(*theologia crucis*)一语只在本文出现两次(#21, #24)、诠释亦两次, 但是学者将它当作研究路德神学之核心, 良有以也。它与夸耀神学(*theologia gloriae*)对立, 充份说明了路德把矛头对准了教会法规(*canon law*)、谕令、哲学, 要一并击溃它们, 以改革教会。华飞德(B. B. Warfield)评论宗教改革是奥古斯丁恩典教义、千年后的开花, 良有以也。

当路德说十架时, 他指的是钉十架的基督, 只有祂是永远不朽的, 只有祂是良善的、圣洁的。唯独十架, 就是唯独基督。

III. 唯独信心: 1519/Jan 寺塔经历

根据路德晚年的回忆(*Rueckblick*)中所述的寺塔经历(*Turmerlebnis*):

在那年同时[1518底或1519初], 我又重新回头讲解诗篇。我有把握, 比起我先前在大学里讲解圣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给加拉太人的书信, 和给希伯来人的书信, 我是更好的学者了。我真的因着明白了保罗的罗马书, 所带来的一种特殊的香气, 而迷住了。但是在此之前挡在我路上的, 不是心中的冷血, 而是第一章[十七节]里单单的一个字。「神的义... 显明出来。」因为我恨那个字「神的义」... 我所受的教导而有的领会是... 那是有关形式的(*formal*)或主动的(*active*)公义... 神以此种公义为义, 并且惩罚不义的罪人。...

我不爱公义的神, 真的, 我恨祂, 祂惩罚罪人; 而且恕我几近褻渎的说, 我暗中嘀咕, 我在和神呕气... 良心剧烈地受苦, 我就这样地愤怒着。虽然如此, 我在这个字眼上情词迫切地揣摩保罗的意思, 甚想知道圣保罗到底要讲的是什么。

最后我昼夜思想, 因着神的怜悯, 我注意到了这段话的上下文... 我开始明白了神的义是义人靠着神的礼物 - 就是因信 - 生活的依据。这经文的意思是说: 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了; 也就是说, 义是被动

的，慈悲的神以此义、因信称义我们...至此，我感受到我是完全地重生了，而且穿过了大开的门而进入了天堂....

后来我读奥古斯丁的精意与字句(*The Spirit and the Letter*)...发现他也类似地解释神的义....²

神的义是被动的、算给的、恩赐的、外加的，而非主动的、积德的、惩罚的、本质的。

这个突破的经历究竟发生在何时，学者有不同的辩论。但以为寺塔经历发生在1518~19年间 – 即1517年赎罪券事件以后 – 最重要的依据，即路德在上引文里所说的，是当他再讲诗篇之时，即1518~1519的冬天。

IV. 唯独圣经：1521/4/18 沃木斯审判

当路德在4/16到达沃木斯时，号手欢迎他，帝国引导队伍，民众涌上街头要看看这位僧侣，城门有两千人为他开路！他认为他来此可以与天主教方辩论的。

1521/4/17下午四点，他进入国会。冠盖云集：皇帝、顾问、罗马教廷代表团、德意志七选侯、王公贵族...还有一堆他的作品。没有辩论，只有问他，「你写了这些书吗？有些书你打算撤回吗？」他的回答是，「书都是我写的...。」至于第二个问题，他说，「我求你给我更多的时间。」

4/18较晚时，他被传唤了。他解释书分三类：讲信仰与行为者，不可撤回；攻击教皇制者，不可撤回；攻击个人者也不可撤回，因为他所批判者都是护卫教皇制的。他以德语讲了十分钟，再以拉丁语重复一遍。审问者很聪明，就是不和路德辩论，最后他说了，「你必须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简洁的回复，你撤还是不撤？」

² Dillenberger, *Martin Luther: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10-11. 回忆 (*Rueckblick*)是路德在1545年三月五日为其作品全集所写的序言。

路德最后说：

除非我折服于圣经的见证或清楚的理性(因为我不单独相信教皇或大会，他们常会犯错、且自相矛盾是众所周知之事)，我只被我所引的圣经捆绑，我的良心只受神的话拘束。我不能、我也不愿收回任何事物，因为违背良心而行是危险且不对的。我无法另做他事，这是我的立场，愿神帮助我。阿们。³

这一席话改变了近代历史，重写了教会的轨迹。

这是路德人生走了38年，进入修院十六年后的大澈大悟：人惟独站在神的话语之权柄上！宗教改革所高呼的惟独圣经、惟独信心、惟独恩典三大原则，在此已成型了。

1523年Torgau加入宗改，它在宗改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此仅介绍它的Castle Church，在王宫旁边，这是第一座宗改后自行设计的教堂。讲坛三边有三幅画：行淫被拿妇人、孩童耶稣在圣殿询问拉比、耶稣洁净圣殿。分别代表唯独恩典、唯独圣经、唯独信心。

V. 唯独神荣：1525/12月 论意志的捆绑

伊拉斯莫与路德之间的论战，夹进来了。路德早在1517年初对伊氏就没好感。两人之间只是维持相敬而已，但彼此的思维相距甚远。伊氏的宗教是伦理性的，他对经院哲学反感，对教义也甚不喜欢。而在这期间路德在教义上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大改变，有了崭新的认知与体会。不少伊氏粉丝纷纷转去跟随路德，伊氏不再坐视，必须出手

³ 最后的这句话 – “*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 – 没有当时见证者的记述。本书作者引自Karl Kaulfuss-Diesch, ed., *Das Buch der Reformation, Geschrieben von Mitlebenden*. 2nd ed. (Leipzig, 1917.) 168-169. Diarmaid MacCulloch在他的*Reformation: Europe's House Divided* (2003)里，将此句归于Georg Römer (1492~1557, 路德选集的编者)；他用这句话来总结路德的答辩。

批判对方的新宗教。

伊氏的攻击点在意志的自由，1524年九月出版论意志的自由(*De Libero Arbitrio, On the Freedom of the Will*)。他以为圣经于此并不明朗，所以要诉诸经验与理性：人既然有选择善恶的道德责任，就说明人必有能力为之。因此，人的意志是自由的。

路德大大感谢伊氏的小书册，因为他挑了一个好问题，它是争议的神经中枢，而且伊氏也一刀砍到了咽喉。但路德并不急着回应，「以我这么有学问之人要去回应这么一本没学问的书，颇难。」直到1525年底，他才出版论意志的束缚(*De Servo Arbitrio, On the Bondage of the Will*)，以为答辩。

伊氏引用了200处经文，路德逐一反驳。「自由选择是容许给人的，但只对于人之下[所能掌控的]，而非对于其上[所不能掌控的]。」譬如说，人无法达标神的义。真自由乃是神的属性，并不归属于人者。他引用奥古斯丁的名言：

人的意志就像一头在[神鬼]之间的野兽。假如神骑在其上，它就意欲与行出神所要立志与行出者。...假如撒但骑在其上，它就意欲与行出撒但所意欲者。其意志也没有能力选择它要那位骑士来骑，然而骑士会斗争，看他能否驾驭或管治该意志。

诚然，神在基督里得胜了。伊氏自言他非神学家，也未从圣经得到最终极的答案，而只是求诸于经验与教会的谕令而已。路德却坚持说，救恩重要的道理，圣经都有完全而清楚的答案。伊氏的说法是撒但的工作。谁是救恩的创始者，人的自由意志呢，还是神的绝对主权呢，这问题太重要了。路德的回复深深地伤了伊氏。伊氏回敬了两次，路德不再搭理了，他以为伊氏之言论意味着他并非基督徒！

宗改也因此确立了唯独神荣的原则。

1519年一月起慈运理(1484~1531/10/11)来到苏黎士大教堂，担任讲员。从1506年起被按立成为神甫事奉神，积蓄了12年的历练，一月起他不管教会原订的次序，从太一章开始传讲新约信息，以讲台当作改革平台，并开始批判主教Schiner的佣兵政策，甚至到市政曾下令禁止他的呛声。

当时有瘟疫流行，他也被打倒了，几乎要死。在病中他全然依赖神，但知道他是选民，深深感受到神的天命的保守，并感谢祂。预定论对他而言，是圣经上的神学、也是真实生活的经验。痊愈后，焕然一新的慈运理，于1520年放弃了教皇的俸禄。他仍然忠心传讲反对佣兵制，致使市政当局在1521年终于下令禁止她的百姓出国去做佣兵。

经历神的天命的保守，慈运理在他宗改一开始学习到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要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

加尔文的突然的归正，应在1534/5/4前后不久。W. Walker以为是在1532年春(出版他的第一本书)到1534年五月四日(辞去俸禄)之间，「其经验中心乃是借着圣经听见了神的声音，因而得知神的旨意必须顺从。」自此以神居首位，而与天主教脱离。

就加氏本人所使用的词汇而言，悔改、归正和重生许多时候是可以互换的。他在注释约翰福音1.13时所意味的「重生」，可说就是今日我们所用的重生一词。加尔文自己奇妙之重生经历，与许多圣经人物与神相遇的不寻常之经历，有些相似。⁴他几乎不在著作中提及私事的；因此，

⁴关于加氏经历重生的年份，学者研究颇多。T. H. L. Parker认为是早在1529年晚期和1530年初之间。见Parker, *John Calvin*. (Lion, 1975.) 192-96. W. de Greef以为可能是在1533年。见W. de Greef, *The Writings of John Calvin: An Introductory Guide*. 1989. (ET: Baker/Apollos, 1993.) 23-24. Francois Wendel以为在1533年八月23日和1534年五月(4日)之间。见Wendel, *Calvin: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His Religious Thought*. 1950. ET: 1963. (Labyrinth, 1987.) 39-40. Ronald S. Wallace的说法和Wendel者

他在诗篇注释序言所提及的重生经验、属灵自传，就弥足珍贵了：

从我很早的童年起，我的父亲就有意要我读神学。但...前景突然使他的心意改变了。该事发生了，我就被叫开不再研读哲学，而转去学习法律。出于顺服我父亲的希望，虽然我尽我全力去读，但是最后神却借着秘密天命的缰绳，改变了我的道路，往另一个方向去。首先发生的事乃是借着一个不可预期的归正，祂将一个心思多年顽强的我，驯服为可教之子...。所以我所领受的真敬虔之滋味，使我像火一样焚烧起来，有这样的一个愿望要追求主，以至于我其余的研读追求与此比起来，要冷淡多了，虽然我还没有全然放弃。一年尚未过去之前，任何想要学习纯净教义的人，会陆续不断地来找我学习，而我不过是一个初学者、很幼嫩的新生而已。⁵

心思与灵火结合起来说明了一个敬拜神的人，是全人卷入的。这和日后巴斯卡在他的沉思录中所表达的奥秘经历是类似的：「神不是哲学家的神，乃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⁶

一样。见Wallace, *Calvin, Geneva and the Reformation: A Study of Calvin as Social Worker, Churchman, Pastor and Theologian*. (Baker, 1988.) 9. Alister E. McGrath以为加尔文「说到了他的归正，无意用历史方式告诉我们」，而只是希望表达说他改变了，为神服事了；然而，也有蛛丝马迹显示这一个谜团的解开：他的「归正」可能发生在1534年五月4日他放弃天主教会俸禄之前不久。见McGrath, *A Life of John Calvin*. (basil Blackwell, 1990.) 72-73.

⁵ *Calvin's Commentaries: Psalms.1557*. ET: Arthur Golding, 1571. (Reprint by Baker, 1989.) 4: xl-xli. 形书是我加上去强调用的。

⁶ Pascal, *Pensées*. ET: A. J. Krailsheimer with introduction. (Penguin, 1966.)

这段加氏的见证提及了几个有趣的词汇：天命、心思与灵火，它们都出现在他为以西结书第一章宝座的启示、所作的注释里。天命的教义承认神的超越性，却不失其眷顾人的潜在性。这一点出现在加氏的注释里；当从他的灵命学的观点来看他本人重生归正的经验时，就会有更深的了解了。

创世记属灵密码

然而这些唯独的精神，不是改教家们的新发现，也不是新约所独享，而是旧约启示才开始时，其实在创世记里列祖们的经历里，就已经发现这些属灵的秘诀。

唯独信心：亚伯拉罕的经历

来11.8-10, 17-19用「因着信」这三个字来论定亚伯拉罕的一生：「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11.18) 他因着信走出吾珥、迈向应许之地。不只如此，如果亚伯拉罕晚年的献以撒，成为他一生灵命的巅峰的话，圣经很清楚地说明，他的秘诀仍旧是一样的：「^{11.17}亚伯拉罕因着信...就把以撒献上；... ^{11.19}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来11.17-19)

神与亚伯拉罕缔订恩约的事是记载在创世记15章。那天，耶和华在「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赏赐你。』」(15.1) 亚伯拉罕一听，就立刻对神提起子嗣的问题，神也明快地对他说，

^{15.4b}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15.5}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15.6}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אֱלֹהֵי אַבְרָהָם)他的义。

15.6的这节经文是圣经上出现「因信称义」的最早呈现，也是保罗在申论这项教义时的经文依据。罗4.3引用旧约经文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ἐλογίσθη)他的义。」

那么，究竟什么是信心呢？罗马书第四章在点评亚伯拉罕之生平特征－信心－时，特别讲到他的信心油然而生时，是在他看自己「无可指望」时(4.18)，这个时候

4.19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4.20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4.21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4.22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亚伯拉罕的信心都是产生在他人生危机之时。人会信靠神，跟他的危机经验切切相关。危机不一定会产生信心，但是信心的产生必定与人的危机经验有关。人往往是在人生危机中，将信心之眼全然抛在神的身上，于是神工作了，神迹产生了。

罗4.17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我非常喜欢一首诗歌：

¹ 神啊你名何等广大泱泱 我今投身其中心顶安然
有你够了无论日有多长 有你够了无论夜有多暗
² 有你够了无论事多纷烦 有你够了无论境多寂寞
有你我就已经能够尽欢 有你我就已经能够唱歌
³ 你是我神全有全足全丰 你能为我创造我所缺乏
有你自己在我回家途中 无论有何需要都必无差
⁴ 我的神啊你在已过路上 曾用爱的神迹多方眷顾
故我敢再投入你的胸膛 因信心安赞你的道路

作者是英国来华宣教士和受恩(Margaret E. Barber, 1866~1930)。望断自己以及一切的人事物，以及于耶稣，活出来的就是「唯独信心」的见证。

唯独基督：以撒的经历

在四位列祖里，最不显眼的就是以撒。他有一位非常伟大的父亲，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又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儿子雅各，在他身上亚伯拉罕之约可以说是开枝散叶，发展成为十二支派。那么在以撒本人身上有什么显著的经历呢？

以撒的一生事迹和基督很像，他的出生是应许之子，颇富神迹性，他是在父母的眷爱下成长的。他的第一个经历就是青少年时被父亲献祭在摩利亚山上(创22章)，他像极了顺服父神的基督。一位百岁以上的老父亲要怎样把青少年的儿子，献在祭坛上呢？除非这个儿子有非常的顺服，他信得过父亲的话：「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22.8)以撒相信父亲的话而顺服神的安排。就在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的独生子献祭时，天使紧急打断他的献祭，并指示一只公羊，是用来代替他的儿子的。

这是以撒的危机经验，他在其中看见了「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约1.29)。危机经验之所以有属灵的价值，是因为人在其中领悟了唯独基督的道理。保罗在加拉太书3.16说，

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

在神的眼中，只有基督，一切蒙恩之人都是在基督里。基督是唯一接受恩约的子孙。虽然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但是圣经用的「子孙」是单数，乃指基督！

以撒在他的人生开始时，学到了一个重要的秘诀，那就是一件事发生了若要有意义，它一定是发生在基督身上者，一切人事物都要过去，惟有基督永远常存。因着唯独基督的生活原则，以撒的一生常经历到「叫死复活、使无变为有」的岁月。

唯独恩典：雅各的经历

雅各(יעקב)其名与「抓住」(אֶחָזַק, 创25.26)有关, 在27.36那里, 以扫又将雅各之名解释为「欺骗」(עָקַב)之意。总而言之, 雅各是最平凡之人, 他的「抓住、欺骗」的天性使他妄想可以抓到骗到神家长子的名份和祝福。他错了, 这些福份是神的恩赐, 而非用抓用骗得来的。换言之, 一切真实属灵的祝福都是出自神的恩典。

雅各的人生转折点就在过雅博河渡口, 他给它取名叫毘努伊勒, 因为他与神面对面, 性命仍得保存(创32.30)。他也改名了, 叫以色列(יִשְׂרָאֵל), 因为他与神较力(שָׁרַית), 或说神与他较力。我们读到创33章时, 会发现雅各一夜之间改变了, 外观来说, 他瘸了, 象征着他天然的「抓骗」能力突然之间被天使击碎了; 事实上也是如此。他勇敢地「在他们[妻眷]前头过去, 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33.3), 与他见面亲嘴问安, 并对以扫说, 「我见了你的面, 如同见了神的面。」(33.10)

因为前一晚他见过了神的面了, 他在神的面光之中看见了自己过去一切的亏欠、欺骗、抢夺、诡诈。他在神的面光之中看见了被他亏负之人的面, 因此他切切地向神求赦免, 然后他才有能力来到以扫面前求赦免。

这种改变不仅发生在父亲雅各的身上, 也发生在儿子们的身上, 使雅各家真的成了神的家。雅各身上最大的特征就是恩典。唯独恩典是他一生的骄傲。

唯独圣经：约瑟的经历

列祖一生的事迹若做一比较, 约瑟的可能最具传奇性。可是他的一生在他十七岁时所做的两个梦里定调了: 禾捆向他下拜, 和日月及十一星辰向他下拜(创37.5-11)。

接着有十三年的试炼岁月, 性命朝不保夕, 约瑟还记得那两个异象吗? 看来亚伯拉罕之约的长子的祝福, 是落在他的身上, 换言之, 他是恩约的传承者, 而今落在这样

卑下危殆的光景中, 他信得过恩约的信实与福祉吗?

从创39章四次提及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之事实, 我们有充份的理由相信, 约瑟在苦难中不是没有盼望的, 他一直坚信异象必要实现, 神的预言不会落空。虽做奴隶, 虽系囹圄, 他仍旧有一颗高贵的心灵。他被带到埃及后, 心中没有丁点对兄长们的愤恨, 因为充满在他心中的是他要被主高举的预言。有一位非基督徒曾对我们说, 他很佩服许多基督徒, 因为他们胜不骄、败不馁。

在约瑟平步青云、做了宰相, 结婚生子。他给两子取了什么名字呢? 玛拿西: 使之忘了; 以法莲: 使之昌盛。22年以后, 弟兄相认, 约瑟也终于明白神的计划时, 他怎样论到神呢? 他说,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50.20) - 这句话不只是22年(或39年)后的结论, 也是一个深信神的话语之人在苦难中的信念。

对约瑟而言, 唯独神的话语算数, 有权柄做最终的定夺; 不是环境、不是己意、不是人言, 唯独圣经。

唯独神荣:

以上四样唯独最自然的结论就是唯独神荣。这正是诗篇115.1所说的,

耶和华啊, 荣耀不要归与我们, 不要归与我们;
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
归在你的名下!

大音乐家巴哈在他的手稿底部通常会签上 *Soli Deo Gloria* (拉丁文)。对他来说, 所有音乐最终的目的不外乎是荣耀唯独归给神, 并且叫灵魂得更新。

路德死时, 人们在他的口袋里看到一张小便笺写着: 「这是真实的, 我们都是乞丐。」如果我们能够像路德一样更深地看透自己,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有甚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 彷彿不是领受的呢?」(林前4.7) 我们不窃夺神的荣耀, 祂岂不更乐意浇灌

祂的赐福，复兴祂的教会？

今日面临的挑战

我才信主不久，问饶哥(饶孝楫牧师)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异端或偏差？」他回答我说，「因为人的耳朵发痒。」(参提后4.3)原来保罗老早就指出消除异端最佳之道不是叫人不讲话，而是叫信徒不要听。没有销路，就没有人制造。

新正统派

Karl Barth主张圣经不是神的话，虽然它包含神的话，或说神可以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这种似是而非的话，在21世纪福音派的教会里，已挤进来了。这是新正统派的声音。

在宗改时，改教家们所争执的是究竟谁说了算。唯独圣经的意义是唯独圣经是权威，也就是说在人世间的凡百事上，定夺一切的终极真理是圣经的启示。曾几何时，这个在改时期好不容固守的真理，已在近代的教会生活中腐蚀了。我们究竟要不要坚守唯独圣经的真理呢？还是随波逐流，在真理上妥协呢？

圣经是全然无谬误的神的话之为信仰，就如同三位一体和耶稣是童女生子的真理之为信仰一样。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石，而非由我们去证明的道理。在信仰上有一句很重要：「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林前15.11b)

Karl Barth在1934年对Emil Brunner说“Nein!”，他认为自然和恩典之间根本没有接触点，当然也否定了自然启示。

有的人在信仰和道德能接受圣经无误的教义，但是他们退一步说，在这些属灵的领域外，譬如说在科学的范畴里，他们说，唯独圣经是说不通的。这种说法无异于将创造主从自然界驱逐出去。其实这种说不是新闻，早在圣多马时代的两层楼说：上层是论及恩典，圣经说了算；而下层是论及自然(造物)的事，理性说了算。这种说法无形之间

把创造物主从祂所造的天地请出去，把空间让给具有理性的人！

1984年在中国云南省澄江县帽天山、抚仙湖畔，发现的大量化石，(即澄江动物群)，为举世瞩目之证据。寒武纪(Cambrian)乃五亿四千万年前开始的一段地质年代。其初期，根据中国科学家的计算，大概有一两百万年之间，所有的动物，大的门类的代表(至少有30个门，也有的专家认为有50个门的动物)，都突然出现了。

首先发现这事件的是侯先光教授，当时他是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一位年轻的研究员。1984年，他在澄江县的一个山头上，拿着一块黄颜色的石头一敲，就敲出了纳罗虫(Nanoria)化石。根据人民日报的报导，他当时就「突然失声惊叫起来」，当晚「激动和兴奋使他不能入眠。」，因为过去几十年受的教育使他认为，不可能在这么古老的石层里面找到复杂的动物。

这些古生物的不按牌理出现的实情，叫进化论学者无法解释。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两万年，30-35门的动物都出现了？显然不是进化的，那么怎么来的呢？诸位，在创一章里「各从其类」一语一共出现几次？五次。1995年这个研究成果介绍给全世界，时代杂志用生物的大爆炸(Biological Big Bang)来报导它，并当作封面故事。

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 (COBE, 宇宙背景探索)的领导天文学家George Smoot在1992/4/24于华府做总结报告时说：「如果你有宗教感的话，那就好像看到神一样！」(“If you’re religious, it’s like looking at God.” *Time* 1992/5/4: 62)连最不敬虔的学者Stephen W. Hawking、剑桥大学顶有名教授、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 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 1988)的作者也说：「如果[COBE]不是整个历史的、这也是本世纪的大发现。」其实早在1964年Dr. Penzias和Dr. Wilson就连手发现了宇宙背景微波，并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因为他们找到了宇宙是大爆炸产生

的证据。可是从1964年到1992年间，仍是有人不愿接受这件事实，直到COBE再度证实它。

以上考古生物研究和天文学研究产生的结果，都给创世记第一章的记述，做了美好的见证。圣经不是科学书籍，但是它之为神的启示连科学家也不能不信服。如果你问Karl Barth圣经上有没有自然启示，他会大声宣告说，“*Nein!*”(「门都没有。」)科学都为自然启示做见证了，巴特还敢不敢像路德一样指着圣经说，「这是我的立场！」

我们今日还有路德在沃木斯国会上的勇气，说「唯独圣经」是我们的立场吗？

救赎不足

大约十几年前，教会一位弟兄介绍我认一对夫妇。我算是开了眼界，因为他们向我见证他们如何借着祷告，在异象中看见他们今日的难处是因为祖先下过咒诅。所以他们需要「传道人」特别为他们祷告，以除去那些咒诅。没多久，我打电话给他们原属教会的传道人，询问那两人怎么会有这种不合圣经的怪异信仰。当时那位牧师跟我说，他们的信仰叫做「基督救赎不足论」，十分地传神。

在今日的灵恩运动里，有不少作法都是抱持类似的想法。因为基督的救赎有所不足，所以需要在祂以外另辟属灵的资源，来解决人们的需要。

困扰不少教会的赶鬼作法，也是源自于基督救赎之不足。那些提倡释放职事的人声称，一个人信了耶稣还不够，还要做什么呢？赶鬼。其实这也是基督救赎不足论的另一种表现。

保罗新观

这个词汇您可能很少听过，但是它已经在华人教会里升堂入室了。如果你翻阅2010年香港圣经公会出版的和合本修订本罗3.22, 26和加3.22之经文注释的话，你会看到一些新奇的思想渗入了圣经。什么新奇的思想呢？在那些注

释里，译者刻意地告诉读者「信耶稣基督」也可以翻译成「耶稣基督的信心」。换句话说，我们的称义不是借着当事人的信心，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心，或换另一种说法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实。这样的翻译是在玩文字游戏。

圣经公会胆敢把这样的译文植入教会使用的圣经内，他们是在观风向。假如隔了几年这种放在注脚内的译法受大众欢迎的，他们下一步的作法把它植入本文，而将今日用的本文值入注释里。假如又隔了若干年，教会界都欣然接受这种新译文，我告诉你，今日的本文就会从和合本的经文里澈底消失。到了那个时候，因信称义的教义也从教会界蒸发了。在路德重新发掘因信称义的教义之前，这个最重要的教义也曾经在教会界被灰尘掩盖了将近一千年之久！

这种新奇的看法称之为「保罗新观」(New Perspectives on Paul = NPP)，在他们的诠释圣经下，唯独信心的原则将荡然无存。除了这些学者运用一些他们所研究的拉比主义之外，他们也对“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这样的词语玩文字游戏。“Jesus Christ”在原文是以所有格出现的，格位的文法在希腊文里是千变万化的，有多种诠释的可能。而「信心」一字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信实」。在这里，它至少有三种可能：

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心

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实

借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前两种是NPP发明的新译法，如此一来，称义不是借着人的信心，而是借着基督的信心或信实。「唯独信心」的原则就被搓掉了。何必像奥古斯丁或路德那样辛苦呢？何必有归正时的危机经历呢？耶稣不但一人搞定救赎，而且搞定救恩。

释经学的最基本原则－以经解经－已经被NPP的学者们取代掉了，而易之以拉比研究。他们用所认为的A.D.时代

的拉比主义，重新诠释了新约的意义。

我很好奇地翻到保罗在新约里头一次讲到因信称义的经文，徒13.39：「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在这样的经文，我就不知他们如何做文章。事实上，你若平常心去读罗马书3.21-5.11，「信心」或其动词频频出现，难道我们都要将它们硬解为耶稣的信心/信实吗？罔顾上下文和经文类比，而用另一个外来的学问强解圣经，是所有异端的手法。诸位，在这样的诠释下，NPP学者们会告诉你，保罗的关切不是个人的救恩，而是族群的和谐。「神的义」在NPP里也做了全新的定义，和圣经律法主义有关，不是个人罪得赦免之事。

NPP的称义乃是与神立约子民不断地顺服律法，而在救恩的保护之下－这还叫做「称义」吗？这不正是当年天主教一再坚持的信仰吗？闹了五百年，NPP要把更正教会重新带回到天主教的信仰里。

NPP从1960年代的瑞典路德会窝里反闹起，到今日的超级明星英国学者、讲员、主教，N. T. Wright，它已经在福音派的教会安打上垒，不断跑垒，频频得分。赖特和其他的NPP学者不同：(1)他是主教，成功地把这教义带入教会内，不再只是神学学术讨论之议题；(2)他是讲员，又频频出书，把这信念强力地播散出去，他的作品著作等身，充斥市场；(3)更致命的是大家把他列为福音派，因为他也讲圣经无误、圣经神迹、耶稣肉身复活－于是对他的戒心就失去了；(4)他的表达极其凶狠，并非提供另一选项，而是告诉读者听众，这是惟一真理，奥古斯丁错了、路德错了、整个更正教错了、福音派通通错了，听我的、跟我走，形同一种教义洗脑－这是最致命的。

我们都只是乞丐

NPP其实正在福音派教会界上演一出惊心动魄的木马屠城记，你惊觉到了吗？今日教会界又再度面临「唯独信心」之生死决战。

路德临终期间，人们在他的口袋里看到一张小便笺，上面写着：「没有人能想象他澈底尝到了圣经的甘甜，除非他和先知们一同治理教会一百年。」最后他加了一句话：「这是真实的，我们都是乞丐。」林前4.7说的好：「你有甚么不是领受的呢？」因此「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林前1.29, 31) 惟有这样自视为属灵乞丐的人，才会终身坚守五个唯独。

Hallstatt小镇座落在奥地利深山里的Hallstätter湖边，这一幅湖边教堂的风景，是奥地利风景闻名世界的名片。但是这张风景片的灵魂就是那座路德会福音派的教堂。在宗教改革岁月时，一位讲员来到这个穷苦的盐矿区，没有想到许多矿工都信了主，信到一个地步，连神父们也归信了，天主教的主教也待不下了，只好离开。Trent反宗教改革运动在这一带也失败了。当然这种情形触怒了天主教，在1601年时，桥梁被摧毁、盐盘不能再炼、航运也被封杀，大主教甚至发兵将教会领袖们处死，把他们的房屋用火焚烧。

但是福音派的信仰继续坚挺下去一百多年！在1734年，军队来了，在夜色中将300位抗议宗的领袖，连同他们的妻眷掳走，将他们迁到遥远的异乡Transylvania。

新皇帝Joseph II (1765~1790)上任后，颁发了宗教容忍谕令(*Edict of Toleration*)，历经两百多年的逼迫，在这湖边小镇Hallstatt还有五百位抗议宗信徒，1785年他们就在今日教堂的位置盖起卑微的「祷告房屋」，以及一所学校。

又过了78年，在奥匈帝国皇帝Franz Joseph I (1848~1916在位)给抗议宗的保证下，他们终于可以和天主教享受相等待遇了。很快的，在1863年他们就盖起我们今日看见的这座简约歌德式的教堂，到今日，这教会仍是当地活泼的教会。这座教堂就像一把福音的刀尖，四百年都插在天主教的心脏地带！神是信实的：

当教会回到宗教改革，复兴就会回到教会。

2017/10/1. NVACCC (PCA)
2017/10/29. 台中福音堂(李春旺牧师)
2017/11/19 上海青草地教会(汪旭红、朱路)
2017/11/26 CBCM
2017/12/3 ACCCN
2017/12/10 Stony Brook Church, NY

祷告

我神乃是大能堡垒(*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 ¹我神乃是大能堡垒 永不失败永坚固
致命危难密布四围 祂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素来仇敌 仍然害我不息
诡计能力都大 又配狠心毒辣
世界无人可对手
- ²我们若信自己力量 我们斗争必失败
我们这边有一适当 合神心意的人在
如问此人名字 基督耶稣就是
就是万军之王 万世万代一样
只有祂能得全胜
- ³世界虽然充满鬼魅 想以惊吓来败坏
我也不怕因神定规 真理藉我来奏凯
黑暗君王狰狞 我们并不战兢
我忍受祂怒气 因祂结局已急
一言就使祂倾倒
- ⁴主言超越世界全权 神旨成功不延迟
藉主与我同在一边 我有圣灵和恩赐
财物以及亲友 任其损失无有
就是杀害身体 真理仍然屹立
神的国度永远存

Bach, Soli Deo Gloria

Midnight Adventure

The night is dark and cold, and a fierce wind rattles the windowpanes. A small ten-year-old boy tiptoes quietly down the stairs. He cups his hand and shields the light from the candle he's holding, trying not to awaken the others in the house. Slowly, ever so slowly, he pushes on the door to the study. He knows it will squeak unless opened very slowly, and if anyone hears him, his mission will be over.

Johann Sebastian Bach has a burning desire to play new music. Since his parents died, Johann lives with his brother, a church organist. His brother keeps his music locked away, since he thinks it is too valuable to be used by children. Johann has already mastered the beginner pieces and now wants something more difficult to practice.

Johann sets down his candle and squeezes his arm through the lattice of the locked music cabinet. Very carefully, he rolls a manuscript and eases it out of the cabinet. He spreads the precious pages out on the table. The rest of his night will be spent carefully copying the notes of the piece he will begin to learn the following day. Once he has copied the final line, he carefully places the music back in the locked cabinet. Johann returns to his own bed, filled with anticipation of playing the new music. For young Johann, music is more than something to listen to or practice. It can cheer him up when he is sad. Music is the way Johann Bach expresses his thoughts and feelings.

God Makes the Music

Johann Bach's love of music and dedication to practice began to pay off. At just seventeen years old, he got his first job as a church organist. His Lutheran family was pleased to see him carry on the family tradition in music. Word of his musical abilities

spread quickly. One day, he went to compete in an organ contest, only to learn there was no contest.

"I guess you've won the organ contest Johann!" the judges said.

"But I haven't even played a single note! How did I win?" he asked.

"The Frenchman heard of your amazing talent and didn't want to risk getting beaten. Louis Marchand knows he can't beat you!"

When Johann played music, he felt his soul praising God. In fact, he once said, "I play the notes as they are written but it is God who makes the music." After a few years, Johann got another job as church organist and choir director at a small German church. He directed the choir and wrote the worship music used in the church service. But even though he used his musical talents to glorify God, a problem soon arose.

Misunderstood

"Johann, people are complaining about the music you've been composing."

Bach was stunned. He knew that some of the recent pieces were his best work. What could the problem be?

The man continued, "The music is too showy. Some of our members even think it is sinful. Music should be simple so that it draws attention to God, not to the music or the performers."

Bach couldn't believe it! His music was "sinful"? How could people call his music sinful when he only tried to glorify God? Bach took a deep breath before defending his music.

"The main purpose of my music is to glorify God. Some people do this with music that is simple. I haven't chosen to use a simple style, but my music comes from my heart as a humble offering to God. This honors God no matter what musical style I use."

Unfortunately, Bach and the church could not agree on this matter, so he started looking for another job. In fact, Bach changed jobs many times during his life, searching for the freedom to write the music he heard in his soul. He found a temporary refuge in the town of Weimar.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Bach did not work for a church, but his boss, the Duke of Weimar, was a religious man. The Duke encouraged Bach to continue writing sacred music, and for a while, Bach had the freedom for which he had searched.

"Jesus Help Me"

Even though the Duke gave Johann the freedom to write what he wanted, Johann never forgot that it was God who made the music through him. Whenever he began a new piece, he bowed his head and prayed. "Jesus, help me show your glory through the music I write. May it bring you joy even as it brings joy to your people." Without Jesus' help, Johann knew he'd never be able to complete the task. Before writing even one note, Johann carefully formed the letters J J at the top of the page. With that, the music began to pour from his soul and onto the page. When he was finally satisfied, he wrote the letters SDG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 Soli Deo Gloria - For the Glory of God Alone. He hoped that when the music was played, it would point toward God.

To the Glory of God Alone

People today know that Bach was one of the most brilliant composers ever. Although the peace he found at Weimar did not last, it gave him temporary relief from the problems he experienced earlier. Instead of having to please the whole church with the music he wrote, he only had to please the Duke. But while the people of his day recognized Bach as a great organist, they never accepted him as a great composer. When he died in 1750, his music was considered old fashioned, and had been forgotten by

most people. It was not until almost 80 years later that his music was rediscovered. In 1829, the composer Felix Mendelssohn found a copy of Bach's St. Matthew Passion (the story of Jesus' crucifixion and death) and decided to perform it.

The people who heard this performance of Bach's music loved it! They wondered why his music had been forgotten. Now that people knew about Bach's music, they began performing it at concerts and in churches around the world. Bach became more famous a hundred years after his death than he had ever been while he was alive. But he never desired to become famous. His desire was to glorify God. Today his music is played and studied around the world. It is used in nearly every Christian denomination. It's safe to say that many people now agree that Bach's music truly is Soli Deo Gloria - "to the glory of God alone!"

Make It Real!

Questions to make you dig a little deeper and think a little harder.

How can you follow Bach's example and do all for the glory of God? Read 1 Corinthians 10:31 and find some of the ways you can do this.

Johann expressed his thoughts and feelings through music. What are some ways you use to express yourself?

Bach's music was never really appreciated by the people of his time. Do you think he was discouraged by this?

God gave Bach a special talent for music. He developed that talent by practicing diligently. What talent has God given you, and how are you developing your talent?

Suggested reading:

Sebastian by Jeanette Winter (Browndeer Press,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Hallstatt

From the house of prayer to Church

Located directly in the centre of Hallstatt is the Evangelical Church, which was built as a house of prayer on the **30th October 1785**. Following the order of the [奥匈帝国] Emperor Franz Joseph I (1830~1916), all Evangelists were guaranteed full rights of citizenship and equality in their ecclesiastical and political life.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building of the new church. In **October 1863**, after only five years of construction, the new church was completed.

In the 16th century the Reformation teachings of Martin Luther fell in the Salzkammergut - especially among miners - quickly on fertile ground. Also the counter-reformation faced fierce resistance from the people in the area: 1601 all bridges were destroyed, the salt boiling pans emptied, transportation of wood and boats were blocked. Evangelical preachers appealed in Catholic churches for contributors to serve in the resistance against authority on matters of religion. However the troops of the Archbishop of Salzburg suppressed this rebellion: the leaders were sentenced to death and their houses set on fire. Like most places in the Salzkammergut Hallstatt also lost his privileges for a few years. 1734 once again soldiers marched in: 300 Protestants - not counting women and children - from Hallstatt, Ischl and Goisern and were transported, under cover of darkness with salt barges and had to immigrate to Transylvania.

Neo-Gothic Church of Christ

Only the "Edict of Toleration" of Emperor Joseph II (1765~1790) allowed the Protestants restricted practicing of their religion in 1781. At that time, 500 Hallstätter confessed to be of Evangelical faith. Three years later, they had already built a house of prayer and set up a private school. The Neo-Gothic Evangelical Church of Christ was founded in 1863, after through the "Protestant Patent" of Emperor Franz Joseph I (在位 1848~1916), the Evangelical faith was awarded complete equality to the Catholic.

Today the Evangelical Church, just steps from the Hallstatt market place, also regularly holds cultural concert events. Especially in the summer months, many musicia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play in the Hallstatt church. [At the portal to the church itself is a board wit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church's history in both German and English, and is also part of the audio guided tour of Hallstatt.](#)